

以诗之名

席慕蓉诗集



席慕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以诗之名

席慕蓉诗集



席慕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诗之名 / 席慕蓉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9

(席慕蓉诗集)

ISBN 978-7-5354-9543-3

I. ①以… II. ①席…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3184号

版权所有©席慕蓉

本书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纸本平装书)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6-303 号

责任编辑: 孙琳 李潇 方莹 刘程程

特约策划: 高娟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VIOLET

责任印制: 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行数: 3348行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献给海北

诗的瞬间

——代序

(一)

2001. 2. 21 台北至淡水的途中

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有人终于找到出口，有人却误入歧途。

我发现，原来我爱的常是那些知道自己已经迷途的诗人。知道这是歧路，这一切并非原初的想望；可是，那样的徘徊复徘徊，以及不知所从，或许才是诗的真义吧。

诗，不是理直气壮的引导，更不是苦口婆心的教诲，诗，只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

(二)

2002. 6. 27 从克什克腾到呼和浩特的火车上

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

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

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诗，是一件从自己手中坠落的极珍贵的瓷器，酡红与青碧，是记忆里慢慢捡拾的碎片上浮出的颜色和心悸……

诗，终于只能是
生命在回首之时那静寂的弥补。

因此，诗人与读者的沟通绝不可能在群众旁观之下完成。真正的“素面相见”，只有在独自一人面对书中的一首诗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三)

2003. 9. 18 草原列车上

难以形容在牛河梁那天晚上来回两公里如水般的月光，在通往女神庙的山径上。

两公里的月光，可以是一首诗的标题吗？如果要写，以什么样的字句可以完整地显示出那澄

澈清朗的月色以及那层层叠叠铺满了一地的清晰无比的树影？还有，还有那安静地伴随在我们身旁的五千五百年的时光？

人说时光如逝水，可是，在蒙古高原之上，在这苍茫万里的大地之间，我却发现，一切都没有离开，一切都从未消失。就如那夜在月光下行走的我们，对松林间的光影并不陌生，只觉得似曾相识，如遇故人。

我在当时轻声询问朱达先生，土地是不是真的具有灵气？他说：“有的。”平日沉默寡言的考古学者，心中想必另有一种丰美境界吧。

在母亲的土地上，我是备受宠爱的女儿，给了我教诲，也给了我，难以描摹的至美。

(四)

2005. 3. 15 野柳海边

昨天有新书发表会，在众人之前朗读一首旧作《借句》，读到那一行“要如何封存那深藏在文字里的我年轻的灵魂”之时，忽然悲从中来，忍不住就落泪了。

难以解释的突发事件，找不出什么恰当的借口可以掩饰或者说明。

只能猜想，在诗里另有一个我，她的本质是现实世界里的我所难以了解和衡量的。仿佛她已隐忍很久了，所以才会突然出现，是生命内里的矛盾与混乱吗？还有不安与不甘……

在尘世间循规蹈矩地活着，参与着，似乎以为一切本该如此了。幸好，幸好还有诗，才能忽然在瞬间点醒了我。

(五)

2016. 3. 3 淡水家中

曾听一位讲者在台上说，要如何如何才能写出伟大的诗篇来，仿佛在传授秘笈般的慎重，我的心在当时就寂然退下。

人还坐在讲堂里，却已经听不见什么了。我知道自己生性愚昧，却不能不坚持，“伟大”这件事是不能事先预订的，而且与诗无关。

写诗是生命的要求，它要求的只是诗本身，并无任何其他附加条件。

即使如杜甫也曾经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样的话，可是，我相信，在他每首诗当时的触动里，绝对不会有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高悬在前，杜甫诗中的苦民所苦，是真正的疼痛啊！

(六)

2016. 8. 14 淡水家中

年少时在日记本里的涂鸦，源自流离与寂寞的处境，没想到，诗，从兹竟然安顿了我困窘的身心。那个年岁，诗，是在丛林里的冲撞，是终于完好地奔回洞穴之后静静流下的泪水。

中年的我，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没想到，提起笔来，竟然如此执拗，从不肯对任何的干扰屈服，我行我素，一心想要寻回那些错过的溪涧与幽谷，那些依稀的芳馥……

如今，甚至也不接受我自己的劝告，明明知道去书写原乡那辽阔深远的时空沧桑非我力所能

及，却不肯罢休。

诗，在此时，对我已非语言、意念和几行文字而已，它是生命本初最炽烈的渴望，如离弦之箭在狂风中，犹想射向穹苍。

(七)

2016. 11. 14 淡水书案窗前

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七本诗集平装新版，内含从1959年到2011年的诗作，社方征序于我，欣然摘取六则“诗的瞬间”献上。

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喜欢读诗，写诗。到了高中，立志修习绘画，之后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再留欧专攻油画和铜版画，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一面开画展，一面准备回台湾教书。然后，回到岛上，在大专院校的美术科系里担任教职，就这样认认真真地过了许多年。因此，诗好像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爱好而已，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大的志向，更没有机会去求得技法的精进；这么多年以来，只是顺从着心中的触动与渴望去写，

诚恳而又安静地，一直写到今天。

今天，时光已老，我才在回首之时欣然领悟，生命中一直有诗相伴，是多么难得的幸福。

其实，叶嘉莹先生早就说了：“读诗与写诗，是生命的本能。”感谢这美好的本能从来没有将我舍弃，总是不时现身提醒。

今天，愿以我敬爱的叶先生之嘉言，与每一位读者共勉。

回望

——自序

几年前，马来西亚的水彩画家谢文钊先生，托人给我寄来一张小画，是我自己的旧时习作，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前交到系里的一张水墨画。文钊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去系办公室辞行的时候，见到这些已经无人认领的作业，在助教的建议之下，他就当作纪念品带回马来西亚去了。多年之后，才又辗转寄还给我。

这张小画是临稿的习作，画得不很用心，乏善可陈。倒是画面左上角我用拙劣的书法所提的那些字句，唤醒了我的记忆：

关山梦，梦断故园寒。塞外英豪何处去，天涯鸿雁
几时还，拭泪话阴山。

生硬的字句，早已忘却的过去，可是我知道这是我填的词。应该是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在溥心畬老师的课堂里开始学习，胡乱试着填的吧？后来在别的课堂里交作业的时候，又把它写了上去。

这真正应该是早已被我遗忘了的“少作”了。但是，多年之后，重新交到我的手上，怎么越看越像是一封预留的书信？

原来，为了那不曾谋面的原乡，我其实是一直在作着准备的。

年轻的我还写过一些，依稀记得的还有：

“……头白人前效争媚，乌鞘忘了，犀甲忘了，上马先呼累。”等等幼稚又怪异的句子，交到溥老师桌上的时候，他看着吟着就微笑了起来，是多么温暖的笑容，伫立在桌前的我，整个人也放松了，就安静地等待着老师的批改和解说……

是多么遥远的记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开始写诗？又为什么还在继续写诗？我或许可以用生活中的转折来回答，譬如战乱，譬如寂寞，并且也曾经多次这样回答过了。可是，心里却总是有些不安，觉得这些答案都并不完全，甚至也不一定正确。

什么才是那个正确而又完全的答案？

或者，我应该说，对于“写诗”这件事，有没有一个正确而又完全的答案？

我是一直在追问着的。

是不是因为这不断的追问与自省，诗，也就不知不觉地

继续写下去了？

《以诗之名》是我的第七本诗集。

预定在今年的七月出版，那时，离第一册诗集《七里香》的面世，其间正好隔了三十年。而如果从放进第二册诗集中最早的那一首是写成于一九五九年三月来作计算的话，这总数不过四百首左右的诗，就连接了我生命里超过五十年的时光了。

五十年之间的我，是不断在改变呢还是始终没有改变？

记得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第四本诗集《边缘光影》出版，在极为简短的序言里，我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诗，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

我现在也不会反对这句话。可是，我也慢慢发现，在这一生里，我们其实很难以现有之身的种种经验，来为“诗中的那个自己”发言。

是的，诗，当然是自己，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却好像另有所本？

一个另有所本的自己？

在这本新的诗集里，大部分的作品都写成于二〇〇五年之后，但是，我也特意放进了一些旧作。有的是从没发表过的，有些是虽然发表了却从没收进到自己诗集里来的，因

此，这本新诗集就成为一本以诗之名来将时光层叠交错在一起的书册了。

时光层叠交错，却让我无限惊诧地发现，诗，在此刻，怎么就像是什么人给我预留的一封又一封的书信？

时光层叠交错，当年无人能够预知却早已写在诗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现——故土变貌，恩爱成灰，原乡与我素面相见……

我并不想在此一一举例，但是，重新回望之时，真是震慑于诗中那些“逼真精确”的预言。是何人？早在一切发生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前，就已经为我这现有之身写出了历历如绘的此刻的生命场景了。（是那个另有所本的自己吗？）

原来，五十年的时光，在诗中，真有可能是层叠交错的。

原来，穷五十年的时光，也不过就只是让我明白了“我的不能明白”。

原来，关于写诗这件事，我所知的是多么表面！多么微小！

可是，尽管如此，在今天这篇文字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想为我这现有之身与“诗”的关联多说几句话，譬如那诗

中的原乡。

向溥老师交出的作业“天涯鸿雁几时还，拭泪话阴山”，应该是一九六二年秋天之后的填词习作。一九七九年，我写了一首《狂风沙》，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这首诗写成之后的十年，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前往大陆的禁令，我在八月下旬就又搭飞机，又坐火车，又转乘吉普车地终于站在我父亲的草原上了。盘桓了几天之后，再转往母亲的河源故里。然后，然后就此展开了我往后这二十多年在蒙古高原上的探寻和行走，一如有些朋友所说的“疯狂”或者“诡异”的原乡之旅。

朋友的评语其实并无恶意，他们只是觉得在这一代的还乡经验里，我实在“太超过了现实”而已。

我的朋友，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乱世，生在年轻父母流离生涯中的某一个驿站，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完全来不及为自己准备一个故乡。

我们终于在台湾寻到一处家乡，得以定居，得以成长，甚至得以为早逝的母亲（或者父亲）构筑了一处墓地。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这突然获得的所谓“回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回的都只是父母的故乡而已。不管是陪着父母，或者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去，也都只是去认一认地方，修一修祖坟，了了一桩心愿，也就很可以了。朋友说，没见过像我这样一去再去，回个没完没了的。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为的是什么，所以，只好保持沉默。一直到今年，二〇一一年的春天，我写出了《英雄哲别》《锁儿罕·失刺》，与去年完成的《英雄噶尔丹》一起，放进这本《以诗之名》的诗集里，成为书中的第九辑，篇名定为《英雄组曲》，在那种完成了什么的兴奋与快乐里，我好像才终于得到了解答。

我发现，这三首诗放在一起之后，我最大的快乐，并不在于是不是写了一首可以重现历史现场的诗，更不是他人所说的什么使命感的完成，不是，完全不是。我发现，我最大的快乐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窃喜”的满足和愉悦。

只因为，在这三首诗里，在诗中的某些细节上，我可以放进了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终于可以与诗中的那个自己携手合作，写出了属于我们的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故乡。

靠着一次又一次的行走，我终于可以把草原上那明亮的